

## 〈麻醉制〉

不知不覺，原來已經一個多月沒有寫新的文章。

主要的原因是，日常繁忙的工作，空餘的時間寧願放空、休息一下，也沒有太多心力去閱讀吸收，思考人生，更遑論有甚麼產出了。縱然這段時間，世界和香港，都發生了不少大事，安倍遇刺、佩洛西訪台、**Mirror** 演唱會事件等，但在沒有時間和精力深入了解事件的前提下，也提不起勁作相關的書寫。

2022 年上半年，工作的團隊出現不少人事上的更動，而新聘用的員工數量也補不回既有的空缺。在人手減少，加上自己已成團隊裡相對有經驗的一員，任重道遠之下，所背負的職責也越來越多，基本上不會有「扮工」的餘裕，應對不同的持份者的 **demand**，亦耗費甚巨。

在大環境的影響下，加上移民潮導致勞動人口下跌，仍然撐得下去的公司，聽說很多都有出現類近的情況，留下來的人，也無不承受著更多的工作壓力。早前也讀過一些訪問，有仍未走出社運創傷的人，瘋狂尋找炒散工作，好讓自己沒有時間去胡思亂想。

社運（及緊接而來的壓逼）和武肺，縱然沒有為自己帶來深遠的創傷，可是不少香港人始於要面對著空前巨大的心理壓力。可是在眾多人為而成的制肘下，香港人的療傷渠道屢被封殺，各種情緒無法有效的抒發、釋放出來。埋首工作、沉醉娛樂，對好些人來說，也許起著能夠讓自己轉移視線、沖淡傷痛的「麻醉」作用。

正如六七暴動後，殖民政府也曾經舉辦「香港節」，試圖以各種活動讓年青人能夠釋放精力；近年的大型社運後，也會有些「有識之士」不願接受現實，盲目認為只要好好滿足年青人的各種所需，社會問題自能迎刃而解。雖說當下的工作疲態、追星熱潮都是極權刻意之的安排，未免有點滑落斜坡，但市民沒有心力批評政府，倒無可否認是極權很樂意看到的結局。

六四事件後，有好一大段日子，香港人曾經重拾外間賦予的「經濟動物」形象，埋首工作、進修、娛樂。那時的大環境尚且蓬勃，肯捱肯拼搏的話，還可以有一片出頭天。可是如今，上流的途徑已變得狹窄，就算日做十多個小時，多取幾張沙紙，還是只能被困在死胡同裡。更為強烈的競爭意識、更為急促的社會變化，眾多的「社畜」，為著生存下去，不斷追趕這樣那樣，弄得心力交瘁，已沒有太多餘力去月旦時事、關心社會。

如斯的困獸鬥，既無助於個人成長和身心發展，推進社會進步的力量，亦遭大幅削弱。倘若以為這個「困獸鬥」可以一直掩蓋、壓制著香港人的各種情緒，當壓力煲最終承受不了的時候，遺禍著實更為嚴重、廣泛。

可是這個理得你死的極權，又會在意嗎？